

达赖喇嘛哲学思想史论集

佟德富 班班多杰 编

民族出版社

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民族出版社

佟德富 班班多杰 编

责任编辑：黄敦朴

封面设计：王 琮

藏族哲学思想史论集

佟德富 班班多杰 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1/8 字数：200千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2.10元

ISBN 7-105-01304-4/B·50

(汉 6)

序

藏民族的哲学和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一样，也有一个孕育、诞生、丰富和深化的发展轨迹。

（一）藏族哲学的孕育和萌发

当藏民族还处在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时，其思维能力相当低下，不可能产生具有理论形态的哲学思想，但是此时已有了幻想、神话等。马克思说：“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又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马克思揭示的是人类早期认识发展的一条规律。藏民族早期的认识发展史也毫无例外地符合这一规律。

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及其崇拜形式似在藏族社会的旧、中石器时代即已产生了，然尚拿不出较为确凿的佐证。藏民族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其祖先在生产技能和智力水平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对于大自然奥秘的考究和探索，如果在以前的长时期内还属于一种动物的高级本能的话，那么到了四千五百多年以前的卡若文化时代，已经摆脱了朦胧、自发的樊篱，具有了自觉的主体意识。此时普遍地出现了原始苯教的主要形式，即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魂崇拜和对死去的祖先的信仰等。这些原始苯教的崇拜观念从认识史的角度去考察便会发现它有两方面的特点。

首先，这些崇拜形式开始揣度事物之间看不见的因果关系，

已经包含着抽象、概括的萌芽，这就表明藏民族的认识前进了，深化了。据此，原始苯教是藏民族的认识孕育、滋生和进步的土壤和动力。

其次，这个时期藏民族的思维水准还处在一种具体形象的感性阶段，尚未产生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概念和范畴，藏族祖先们的思想还沉湎于感性的、幻想的有神论阶段。

藏民族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其认识的发展又有了长足的进展。最早的宇宙发生论和人类起源说，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藏民族中妇孺皆知、耳濡目染的《斯巴问答歌》和“猕猴变人说”，其最早的雏型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而形成的。这些神话传说虽然带有幻想、幼稚的成分，然它们是以周围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感性的事物来说明自然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的，这是原始时期藏族人的一种素朴实在论的思想意识。

这种思想意识来自原始的藏族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从藏族的祖先们经常接触到的具体事物中得来的，如《斯巴问答歌》把牛羊的骨、皮等等作为形成自然的具体成分，这说明此传说来自广袤草原上游牧的藏族人。“猕猴变人说”则把藏人的祖源归结于猕猴，说明这一传说来自气候温和、森林茂密的藏南农耕的藏族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有什么不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先天的、抽象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归根到底是从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得来的。它说明有什么样的地理条件、生活环境、物质基础，亦有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形态。

藏族社会从第一代藏王聂墀赞普王时便开始进入奴隶社会。此社会的发展阶段延续的时间缓慢而久远。从聂墀赞普至第三十三代王松赞干布，甚至更晚的一个时期，藏族社会处在一个原始社会的遗风与奴隶社会的成分彼此交融的阶段。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祖先的生产生活技能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它主要表现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方面，摆脱了蒙昧野蛮

的时代，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意识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原始苯教已从多神教变成了一神教，从自发宗教变成了自为宗教，带上了欺骗性。苯教已经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工具。当时在藏族先民中流传的天神观念就可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有关早期藏文典籍中记载，聂墀赞普是由十二位苯教智者所见，并由他们请他为王的。还说：“鹄提悉补野以天神下凡而为人主”。这便说明这个时候的天神观念已超出了纯自然的幻想，具有了社会的属性。具体说这个天神观念是由少数苯教智者加工虚构过的世界观，其目的是为了证明赞普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藏民族认识发展的过程来看，是思维对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神性的蒸馏、抽象的结果，其内部包含着关于世界统一性及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思想萌芽。因此天神观念是孕育和滋生藏族哲学的胚胎。

（二）藏族哲学的诞生和嬗变

到了第七代藏王止贡赞普和第八代藏王布德贡杰的时代，随着生产实践的不断深化，和邻近地区和国家的频繁交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已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被称为藏族最早科学家的“吐蕃七贤”就是这个时代出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进展推动了认识的飞跃发展。其主要标志是产生了“本无空”的思想。《土观宗派源流》记载说：“最初是本无空寂，由空稍起本有，由本有略生洁白之霜，由霜略生似酪之露。”在这里，苯教把抽象性最高的实体范畴“本无空”作为世界的本原，作为说明世界万物产生的总根源。从而使藏民族的认识脱离了感性直观的形式，提出了概括性最高的范畴和概念——“空”。这样藏民族的哲学思想在原始苯教的胚胎中经过漫长的跋涉，艰难的历程，至此便以理论

化的形态出现了。从此，藏民族就以一个具有理论思维的民族矗立在青藏高原这一世界屋脊之上，它不但成了中华各民族文化圈中一种别具一格的景观，也为以后藏民族接受体系宏大、理论深邃的佛教思想准备了思想土壤，架设了精神桥梁。

另外，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宗教巫术和占卜思想也很盛行，例如骨卜、鸟卜、钱卜等等，这些古朴的占卜思想是藏民族的先民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地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虽然从本质上讲它是主观臆想的东西，这些占卜的方式及其道具和客观事物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但从认识史的角度来看，它反映了藏族先民们锐意求索自然界的奥秘，预知未来的探索精神。它对认识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藏族传统思想中还有相当丰富的人伦道德思想。

从藏族传统认识史的角度去考察，由《斯巴问答歌》的宇宙形成论到伽苯提出的“本无空”的本体论，这标志着藏族的哲学思想发展有着实质性的突破，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完整的哲学思想圆圈的完成，不可能就此停下前进的脚步。因为人除了和自然界打交道，注意观察自然现象的本质和生灭变化，与自然界平衡关系以外，还要了解熟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就是人伦关系或曰人际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出现在公元五——六世纪的吐蕃《礼仪问答写卷》就是一部反映着藏族从本体论进至对人本身的探讨的著作，它是为了建立适合后期奴隶制社会伦常秩序的人性论才被提出来的，这在认识史上是一大进步。

《写卷》紧紧抓住人伦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指出了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如何将身心内外的协调当作自己的价值取向。从而使人生的各种矛盾得到统一，达到社会的和谐一致。总之，它教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文章是以问答

形式写的，文中既没有非人间的思想，亦无纯理性的思辨，而是从人们经常碰到的生活琐事入手，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妙语连珠，精彩叠出，富于哲理，启人慧思，充满着辩证思想，堪称生活的百科全书。借此可窥见藏族传统伦理思想之一斑。

(三) 藏族哲学的丰富和深化

藏传佛教肇始于公元7世纪的松赞干布时代，兴盛于墀松德赞至朗达玛王时期，在此过程中，佛教便与藏族传统的宗教——苯教形成了互争互补、彼此吸收、相得益彰的对立统一关系，其中，苯教更多地吸收摄取了佛教的名词概念、经典著作、理论思想。其结果是苯教使自己按佛教的模样重新塑造了自己，成为一个佛教化的苯教而存在了下来。在这个佛教化的苯教中既有苯教特有的内容，也有大量佛教的思想成分，甚至更多的还是佛教的内容，这样，这个苯教既不是传统苯教，亦非纯粹的佛教，而是变了样、走了形的思想意识形态，即是带有浓厚的藏族特色的藏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体现了藏族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内在机制。

藏传佛教各宗派滥觞于公元11世纪之际，这些宗派跳出巢穴，独标新义，从形式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印度佛教迥异其趣，与其原旨发生了较大的距离。有些甚至与传统的印度佛教背道而驰。例如在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的教义中，不少思想、修持实践的方式等都和印度的传统佛教相抵触。有些甚至和传统佛教思想水火不相容。例如觉朗派的“他空见”思想就与印度大乘空宗的“自性本空”义形成了直接对立。玛吉拉仲创立的能断派佛教思想完全是她在深刻领会印度佛教般若性空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且这一佛教思想从西藏传到了印度。在世界文化这个大系统中，任何一个民

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在一个绝对封闭的范畴内孤立地发展，而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其他民族文化系统交流信息，彼此影响，藏传佛教哲学也同样如此，一方面它涵泳印度佛教思想以滋补、发展本民族的理论思维；另一方面又将创新的印度佛教思想交流出去，传出它独有的智慧之光，对人类思维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藏传佛教能断派思想的出现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准确地把握了印度佛教思想的萨迦派和格鲁派，也没有把印度佛教思想作为金科玉律去照搬照抄，单纯机械地移植，而是对印度佛教的各派思想采取了嫁接、融合、改铸、组合的判教方法来创新的。藏传因明学颇具特色，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各宗派的思想、仪轨、制度、戒律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藏族人自己的创造，是藏族化了的佛教。自然，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哲学思想也是藏族人自己的独创。完全可以代表藏族人自己的佛教哲学思想。可以说，藏传佛教各宗派哲学思想的诞生进一步补充、丰富、发展和深化了藏民族的哲学思想。它已成了藏族哲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佛教经过一千多年来对藏族人民思想的渗透和浸润，使藏族的文学、哲学、史学、音乐舞蹈、绘画、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等等表层文化无不打上了佛教思想的印痕。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渗透到了藏民族深层内的情感心理之中，塑造了藏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伦理观念、风俗习惯。总之，佛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真可谓浹于骨髓、润于四体，既深且广。这种渗透和影响孰好孰坏，孰优孰劣，姑且不论，但这一事实我们却不可视而不见。这种影响和渗透大多记载于藏族历代的格言谚语、哲理诗歌、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等之中。这样，藏族哲学又具体体现在政治、伦理、医学、天文历法等方面，这也就是说在以上这些藏族思想文化的具体领域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需要我们去挖掘清理。

(四) 编者赘语

藏族哲学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治藏族哲学者稀稀，研究成果寥寥，与其本来的内容很不相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藏族哲学的研究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收在本文集中的论文，就是近年来研究的初步成果，当我们将这本集子奉献给大家的时候，既有收获的喜悦，又有收获后的遗憾。喜悦是本文集的出版，虽不能说藏族哲学的研究已是繁花纷呈了，但也闻到了几声报春的啼鸣；遗憾的是本文集的内容显得比较肤浅、单薄，还只是在藏族哲学大殿的回廊间徘徊。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体谅的。因为要拿出有份量的藏族哲学研究成果，就得研究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则经典浩如烟海，派别庞杂众多，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神学体系，步入其间，往往令人目不暇给、神秘莫测，甚至会发出亡羊歧路之叹。我们要想在藏传佛教哲学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里耕耘收获，拿出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起码要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要培养一批精通藏汉外语言文字、深谙佛教显密教理的人才，这样才能读懂藏传佛教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将它翻译成其它文字，让更多的研究者和对此感兴趣的人们去了解它。

第二，要懂得哲学，也就是说要掌握一种研究佛学的科学方法，这样，用最佳方法去研究所占有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获得第一流的研究成果，这既带来了研究之繁，也增添了引人入胜的情趣。俗话说，长在崎岖陡峭山崖上的鲜花才是最美丽的，想得到它，就要有攀登这一山峰的志趣和决心，只有这种以极大的乐趣和毅力征服疑难、百折不回、敢干涉足不少前人未曾进入的领域的人，才有希望成为无愧于时代的第一流藏族哲学家。

第三，还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协作精神。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历史命脉的集中体现，欲整理耙梳、索隐钩沉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没有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密切协作是难以想象的。最后我们以马克思的话和有志于从事藏族哲学研究的人们共勉：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本文集只反映了藏族哲学研究的早期成果，我们极切渴望本文集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和对藏族哲学感兴趣的人投入这方面的研究，以期升堂入室、探幽钩玄、获得更多的真知灼见。

编者

一九九〇年二月

目 录

序.....	编 者 · 1 ·
略论古代藏族的宇宙观念.....	佟德富 班班多杰 (1)
《米拉日巴道歌》佛教哲学思想初探.....	白玛旺杰 (14)
从佛教与苯教的比较看佛苯的相互渗透与影响.....	万 玛 (27)
佛教对藏汉文化影响之比较研究.....	佟德富 班班多杰 (43)
藏传佛教宗派的形成及其与汉地佛教宗派之 比较.....	德 杰 陈 雪 (56)
活佛转世思想考述.....	诺布旺丹 (80)
浅谈藏传佛教哲学量论.....	祁顺来 (99)
试谈量学《心明论》中的因明成分.....	祁顺来 (115)
藏族古代伦理思想初探.....	丹珠昂奔 (128)
普乐寺的建筑艺术及其密宗哲学.....	李克域 (163)
《萨迦格言》政治思想管窥.....	德 杰 (178)
试论《萨迦格言》的哲学思想.....	侯淑芳 安 正 (194)
智者、命运、柔和、佛法 ——浅谈《萨迦格言》的社会政治思想	徐光斗 斯 塔 (207)
《萨迦格言》伦理道德观初探.....	罗 荣 张治虎 (216)
略论藏传佛教史上的女密宗师玛吉拉仲及其 能断派.....	万 玛 (233)

略论古代藏族的宇宙观念

佟德富 班班多杰

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少数民族之一，她和其他民族一样，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藏族又是我国历史上抽象思维发达的少数民族之一，她有着丰富的独具雪域高原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和文献。对我国哲学史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试图就古代藏族的宇宙观念作一粗略分析，以求教于前辈和读者。

（一）关于“斯巴”^①生成的朴素观念

一部认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祖先在提高对外部自然界的控制能力和占有能力的欲望和实践的推动下，在好奇心的促使下，往往喜欢探讨诸如天地缘何而始，人类从何而来，包容人类和万物的宇宙是什么样的等等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便是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这些神话反映了他们最初的哲学宇宙观的萌芽。

任何发展阶段上的民族都有反映自己哲学宇宙观的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由于各民族发展水平不同，民族形成早晚不同，因而文明发展程度也不同，加上各民族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地域、风土、民情等各不相同，所以，反映其宇宙观念的开天辟地的神话，就不能不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强烈的民族特色。当然，也有简单与复杂的区别。孕育在其中的哲学宇宙观，自然也

就有深浅之分了。但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宇宙观念，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国各民族都有关于天地起源的神话。汉族有所谓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在徐整的《三五历记》中有：“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的记载。在这段生动有趣的记载中，不仅反映了汉族先民极为丰富的想象力，也反映了他们原始的哲学宇宙观的萌芽。

藏族古代史上也有关于天地形成的神话，天地、宇宙，藏语叫“斯巴”，所以，古代藏族先民用《斯巴问答歌》的形式来说明天地的起始和万物的来源。这些神话传说极为丰富，它包含着天真烂漫的幻想，充满了意味深长的哲理，具有动人心弦的魅力。《斯巴问答歌》中有这样的记载：

“问：‘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天地分？最初斯巴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阴阳分？最初斯巴形成时，汉藏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汉藏分？’

答并问：‘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是大鹏，大鹏头上有什么？最初斯巴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分开阴阳是太阳，太阳头上有什么？最初斯巴形成时，汉藏混合在一起，分开汉藏是皇帝，皇帝头上是什么？’

答并问：‘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是大鹏，大鹏头上有犄角，你说头上有没有犄角？最初斯巴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分开阴阳是太阳，太阳头上有位更登佛，你说头上有无更登佛？最初斯巴形成时，汉藏混合在一起，分开汉藏是皇帝，皇帝头上有个珊瑚顶，你说头上有无珊瑚顶？’”

这种说法是把最初天地的形成，阴阳区分的根源归之于“太阳”、“大鹏”之类的自然物质，而不是由某种神灵随意创造或分开的，这无疑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至于说到太阳头上有无更登佛的问题，这是后人加上去的，我们

从《斯巴问答歌》的整个内容来看，它形成较早，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

藏族先民在这种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指导下，对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各种自然现象和事物也同样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对高山、道路、大地是这样描绘的：

“问：‘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

答：‘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山上，所以山峰高耸耸；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放路上，所以道路弯曲曲；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铺大地，所以大地平坦坦。’”

藏族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牛羊是他们生活中最熟悉的客观对象，因此，他们用牛的角、尾、皮等作为耸耸高山、曲曲弯路、平平大地形成的本原。这种解释虽然极原始、缺乏科学性，但从原则上讲，它包含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萌芽。

他们不仅用这样朴素的观念解释了山川、大地的形成，也用同样的观点解释了藏族生活中一刻也不能离开的架锅石、烧柴、水等的来源，《斯巴问答歌》中有这样一段：

“问：‘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在连火石大的石头都没有的地方，游牧人民用啥来做架锅石？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在连鞭把长的木头都没有的地方，游牧人民用啥来做柴禾烧？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在连一点滴水都没有的地方，游牧人民拿啥来当饮水喝？’”

答：‘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在连火石大的石头也没有的地方，挖了草皮来当架锅石；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在连鞭把长的木头都没有的地方，割了边麻来当柴禾烧；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在连一点滴水都没有的地方，取来白雪当饮水喝。’”

所有这些描述朴实无华，充满了雪域高原气息，这里找不到上帝、神灵的安排和创造，有的是用他们自身所熟悉的事物来说明万事万物产生的原因。应该说，这里萌发着藏族最古老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幼芽嫩叶。

自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藏区以后，佛教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渗透到藏族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取代了藏族特有的哲学思想，并一直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以后，藏族哲学思想的思辨性和唯心主义色调更加浓厚了。直接采用了佛教关于宇宙生长的神话。比如在《西藏王统记》中这样描述了宇宙的形成：“最先，此外器世间，其体虚空，无有边际。嗣乃于中，十方风起，互相鼓盪……”，^②形成天地及其万物。这里已明确地把“虚空”当作了宇宙本原、母体、第一性的东西。至于虚空是什么，神话里没有交待，记载中也没有说明。但是，从整个关于天地万物生成的神话故事来看，这里的“虚空”已不是初期佛教那种无“粗色”、有“细色”的“极微”世界，而是一种纯粹的空无世界，天地就是从这种“无”中生出来的，这显然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列宁说：“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是有着‘发展到无’的运动。不过，‘从无开始’的运动，倒是没有的。运动总得是从某个东西开始的。”^③而这里所描绘的从“虚空”开始的运动，把宇宙的本原归之为“虚空”的宇宙本体论，是佛教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观念在世界本原问题上的哲学表现，它与《斯巴问答歌》相比，对宇宙本原的回答更概括、更深刻、更富有哲理性，因而更前进了一步。

关于天地万物怎样生成的问题，《西藏王统记》有这样的记载：在无边无际的虚空中“十方风起，互相鼓盪，为风十字，更成风轮，其色青灰，其质坚硬，其深六千亿由旬，^④其广则无可计数。风轮之上，有水积聚，成为大海……大海之上，有黄金构成之地，坦平如掌……中央有各种宝物构成之山王须弥山，如水

磨轴心，乃天然生成者。”^⑥这一记载与汉族关于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相比毫无逊色。徐整著的《五运历年记》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珠石，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这则神话虽然不科学，却也反映了汉族先民极其丰富且又大胆想象力。随着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后来又出现了“五行说”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藏族关于天地万物生成的神话，虽然没有《五运历年记》那样离奇大胆，相比之下，却更有哲学宇宙观的意义和价值。

它虽然基本上是从佛教神话中承袭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拨开关于宇宙本原是虚空的佛教唯心主义的迷雾，仍可见其朴素唯物主义因素。古代的藏族人由于在实践中与风、水、土打交道较多，所以，在具体描述中，往往习惯于用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如风、水、土来解释世界。为此，他们首先把风、水、土、山等具体的物质形态看成是物质世界的本原。至于“风轮”说是否就是古代藏族先民关于星云说的天才猜测，风、水、地、山的具体描述，是否受了古代印度“四素”说或中国汉族关于“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或是自己的独创，或是上述几种情况兼而有之，笔者没有作过考证，不敢妄加断言。但是，关于风、水、地、金山等具体描述和宇宙是“天然生成”的思想，与古印度和中国汉族关于宇宙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仅说明，人类思维的发展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而且也说明了古代藏族先民关于宇宙本原的思想是极其天才和十分可贵的。

人类早期哲学告诉我们，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往往同朴素辩证法思想浑然一体，自然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藏族早期哲学中，又一次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古代藏族在对世界的某种总的看法中，不仅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还包含有朴素辩证